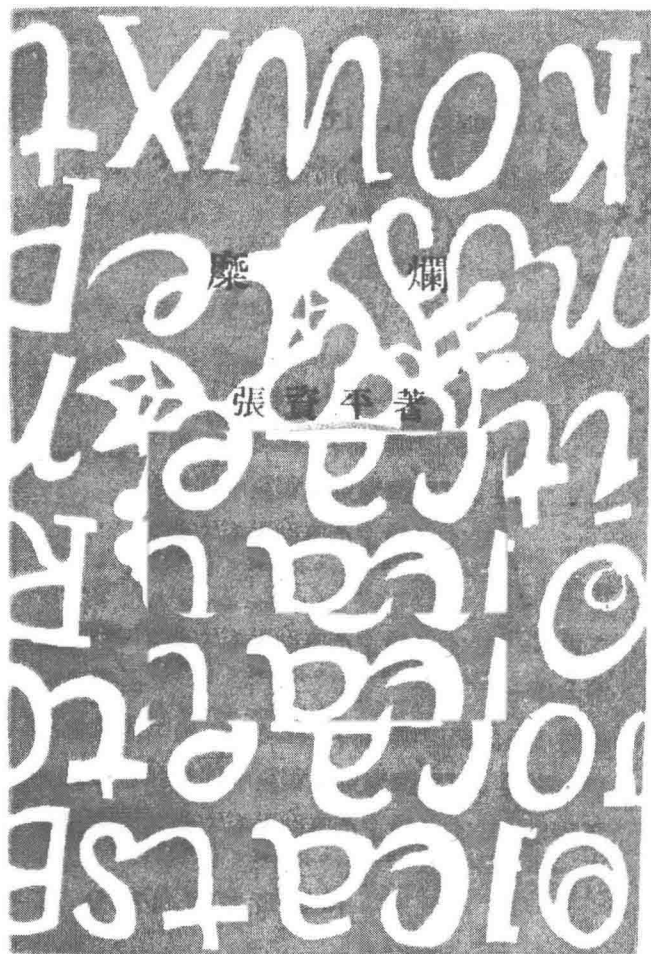


糜爛

張資平著

1 9 3 0

上海樂華書店出版



糜 爛

張 資 平 著

1929, 12, 10。 付 印

1930, 1, 10。 出 版

1 — 2000 本



版 權 所 有

糜 爛

每冊實價四角四分

糜 爛

一說到申江學院，誰都知道它是頂有名的野雞大學，內部只辦法科和社會科學兩系。因為近二三年來生意大差了，於是學校當局花了一筆大款去聘請前清做過法部尚書的滕翔和民國初年做過平政院長的秦明志兩位古董來做招牌，所以法學系在今年招到了不少的學生。但是志望社會科學

系的還是寥寥無幾。

今年校長加辦了一班師範專門部，在報端特別申明，只肄業兩年就可畢業。這樣的啓事果然發生了效力，一般無心求學，或有心求學而爲經濟所限只想早日求到一個師資以便到社會上去謀一噉飯地的青年男女便像潮水般地一齊湧了來報名。單收膳冊費校長已經每天笑得上下唇合攏不來。

像這樣的野雞大學收學生當然是多多益善，試驗結果，除了二三名高小畢業程度還不夠的學生不取錄外，全體入選。單是師範科就有二百二十餘名，分四級教授，校長特別爲它在上海的西北隅風景很好的所在租了一所寬敞的洋樓，給他們做教室和宿舍。

他們上課上了半年，快要放暑假了。後進一座小洋樓是專住女生的宿舍。有一晚上，月色很好，有六七名女生都坐出騎樓前來乘涼。她們就你一

句我一句地談論起來。最初，她們批評學期試驗的題目太容易了，大概是先生們不想叫她們留級；其次批評學校當局不該辦暑期學校再叫學生納費選課。一個女生這樣表示意見後就聽見坐在那頭的一個女生駁先頭的一個。

“其實暑期學校的先生們還教得起勁些，並且進了暑期學校，多得學分，可以縮短畢業的年限，不好麼？”

“爲什麼他們教暑期學校比平時教得起勁呢？”另一個女生又在問。

“大概是流汗愈多，就愈起勁吧。”最先說話，不贊成辦暑期學校的那個女生笑着說。

“你們不明白此中道理。我告訴你們好麼？完全是爲“袁世凱”喲。暑期學校所收的學費全數分配給他們，暑期一個月間的收入比他們的月薪多，所以他們像拉糞車的牛一樣儘流汗也不覺苦的。”

另一個女生笑着說。

“你這話太糟場先生們了，給他們聽見不得了。”

“怕什麼！”

“但是也得保留多少師生的分界。”

“現在的世界還有什麼師生不師生，學問智識商品化了的社會，……”

“的確，那些先生真是像來做生意般的。”

“我看只有經康生先生還不錯，他真是循循善誘，態度也很和婉親切。”

“喂！你們看，害相思病的人又在提金剛星了！”

她們都叫經康生教授為金剛星。

“姍如，你真的為經先生害了相思病麼？”

“瞎說！”

他們閑笑了一陣後，

“論經先生的學問和教授法都很不錯的，……只是臉色黑了點。”

“啊呀！又是一個害相思病的！梅英，料不到你也這樣的留心金剛星的事！”

“我只是批評批評吧了，怎麼說得上是害相思病呢。不客氣地說，經先生就有許多缺點我看不起的。”

“他有什麼缺點？”

“性情太不活潑了，你們看見他從來笑過一次沒有？”

“的確，半年來從沒有看見他在講堂上對我們笑過一次。”

“那是假正經喇！”

“當學生們的面前不能不矜持一點，這也難怪。”

“不。看他對傍的人也是一樣。大概是有什

麼事情使他常常抱悲觀的吧。”

“你怎麼曉得？”

“你們不常聽見他歎氣麼？”

“我倒相信，因為有一天我在他的窗前走過，聽見他在房裏頻頻地歎氣，隨後又聽見他連說，完了，完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發精神病麼？”

她們又鬨笑起來。

“恐怕是失戀吧。”

“他那樣作古正經的人也會失戀？恐怕我們羣中有爲他而失戀的人是真的。”

她們又一齊笑起來，並且不期而然地都望了望那個名叫珊如的女生。

“看他年紀不輕了，怎麼還沒有太太？”

“你知道他結了婚沒有。”

“結了婚怎麼住到學校裏來呢？”

“一定要帶家眷來的麼？”

“我看經先生不單是教書，一定還兼了些什麼事情：有好幾次了他一面講義，一面思索傍的事體，常常上句不接下句，有時候‘羅馬呢，羅馬呢’，連念五六句，真聽得人不耐煩。”

“我也是這末想，他一定還兼任了什麼重大的職務，——比當教員更重大的職務。你們看他，他在他房裏的時候很少，常常打了上課鐘才從外面趕回來，並且很疲倦的樣子。”

“你們看他，竟究有多少歲數了？”

“有三十歲了吧。”

“我看不止，樣子蒼老得很呢。”

“沒有吧。頂多廿七八。”

“他的學歷我到今還沒有曉得。”

“東洋貨！”

“東洋貨！——不問是官私立大學畢業的，——

盡是不長進的東西。”

“但是經先生從沒有聽見過他提及日本兩個字。聽他的說話也不像是由東洋回來的。”

“的確他不曾像那位教物理的杜先生那樣討厭。杜先生動不動就自我廣告說，我住東洋住得太久了，——實在他是欲以此來自別於衆，——對於中國情形一點不懂。可憐啊！可憐啊！走進蠻貊之邦來了！說得回把還不見得怎樣討厭，近來每天上課差不多都是說那種話，他像想說日本人放的屁都是香的，中國人是一無所取的。那末他爲什麼又要回中國來討飯吃，回日本去進日本國籍不痛快些麼？儘發那樣的牢騷有甚意思呢？再沒像杜先生那樣可鄙的東洋貨了。”

“這怪不得他，因爲他從小就是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可以說 98% 是日本人。並且他常存着“理學士”三個字在他胸坎裏。所以躊躇志滿。其實像

那樣的“理學士”中國已經車載斗量了。但是於國家於社會有了什麼利益呢？枉耗了幾萬元由老百姓的膏血形成的官費吧了。”一個比較年輕，看去只有十八九歲光景，姓韓名露茜的女生忽然痛罵起日本留學生來。

“痛快！痛快！我看還是亞美利加貨漂亮些。說話漂亮，舉止也漂亮，衣服漂亮，人物也是多數漂亮的。”梅英接着說。

“啊呀！怪不得你時常說夏先生好。大概你就是對夏先生害了相思病吧。”

“那個小白臉，態度差一點，有點不莊重啊。但英話確是說得好，他在馬路上每碰見洋巡捕定微笑着向那巡捕行個目視禮，或者就攀談起來。英國話真說得漂亮啊，說得那位洋巡捕笑得眼睛沒縫了。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還有使人想像不到的，就是他的 Piano 真彈

得好，Bicycle 也騎得好，真是多才多藝。”

她們愈談論愈高興，就這樣地把學校的教員們一個個地月旦下去。

“不早了，明天還要考驗一科英文呢。早點睡，早點起來溫習吧。”另一個女生提醒了她們，她們就三三兩兩地回自習室裏去了。

二

在這裏要介紹介紹女學生們所批評的經康生了。她們間的批評有些對的，也有些不對的。的確，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青年；但他的態度又有些似亡魂失魄，一面講義一面又像在想什麼事體。不是有一個女學生說他是因為失戀麼？這是有幾分給那個女學生猜中了。但這不是他近來亡魂失魄般的無心緒教課的整個的理由。他近來的煩悶完全是在做人的途徑上迷了道路。

還有一位女學生不是說他是東洋貨麼？這却猜錯了。其實他是純粹的國貨，——F大學的畢業生呢。他畢業後曾到日本去住了半年，因為學資不繼就回國來了。他的日本文程度淺得很，祇能夠讀日本報上的幾個大號字的標題而已。

由申江學院出來，向西南行，行盡一條寬長的馬路，——兩傍植有街路樹的G路，——就到了F橋。跳過F橋，便是人聲嘈雜街道污穢的中國市街了。

進了中國街，再彎彎曲曲行了半個多時辰，也不知穿過了幾條橫街，行過了多少里數，經康生在一家薦頭行面前停了脚步。他穿一身中山服，左脅腋下挾着一個包袱，頭上的鴨舌帽低低地遮到眼睛邊了。店裏面有三個女人，一個男人，在圍着一張方枱搓麻雀。看見有客也沒有一個人起來招呼。

康生看看那個男的，固然不認識，就連那三個女性也不是本店裏的人，一個約有四十歲以上，一個是三十歲左右，到有幾分姿色，還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面貌異常醜陋。

康生踏進店裏來，向他們，沒有指定那一個，點了點頭，便問：

“溫媽不在家麼？”

溫媽是這家薦頭館的主人婆。

“有事出去了，送一個娘姨到一家公館裏去了，一些些就回來的”，那個約四十多歲的婦人回答他，“有啥事體？”

“……”康生躊躇了一回，沒有答話。看他的樣子是在迷惑着，不知等好還是不等好。

“到樓上坐下吧，她一些些就回來的。”

“好的，……”他想，一場來了，還是多等一刻吧。快些把這件事解決了算了，她如再跑到學校來

找我，多討厭呢。他一面想，一面轉過屏風，步踏上樓梯上來。屏風後光線不足，才從外頭進來，一刻間什麼都看不見，外面掛的關雲長的像忽然浮現在他的眼前來。

他摸索着走上樓上來了。房屋矮了，他許久沒有來，覺得自己的頭頂將要觸及天花板了。正面擺着一張木床，令他看見起了無窮的悲歡憂恐的回憶。此刻他真不敢看了，尤其是看見那件污穢的被窩，他胸頭便作惡起來想嘔了。

靠左壁邊，就是接近入門的那邊，有兩把給汗泥塗弄得異常污黑的籐椅子，中間夾着一張木茶几，樣子就不倫不類。靠右壁擺的是小小的一張長方形鏡台，猪肝色漆面也剝落得不成樣子了。鏡台前有一張髹了桐油的黃色圓木櫈。最惹人討厭的就是正面四扇玻璃窗下的一隅，擱着一隻舊馬桶。

康生看見這些陳設雖然討厭但同時不免發生

一種感慨，——憑弔遺跡般的感慨。尤其是那個鏡台，在他是個特種的紀念品。他也不相信自己真曾在這間房子裏住過兩三個月來。

“一切都是窮的過失。我們無產者不起來革命，改造社會，這些罪惡，——社會病，——是永不會根絕的。”他這樣想着。但他一想到自己近來因為愛上了一個女學生便不要她了，又覺得自己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他在鏡台前坐下，從衣袋裏取出一包紙煙，抽了一根，再從衣袋裏搜出火柴點着火，他一面抽煙，一面想關於自己一身的最近的變化和從前的經過。

——她真得人憎，居然敢跑到學校裏來看我。我想定是溫媽挑唆她來的。

他想到前天的事覺得她真是太可惡了。

前天當她抱着快要臨月的大肚皮走到學校來